

近代湖湘与中国系列

湖南辛亥史论

杨鹏程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本书得到湖南科技大学出版基金资助

湖南辛亥史论

杨鹏程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7.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湖南辛亥史论/杨鹏程著.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09

ISBN 978-7-5034-2288-0

I. 湖… II. 杨… III. 辛亥-史论-地方 IV. D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42015号

责任编辑:李春华

装帧设计:张建军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太平桥大街23号 100811

印 刷:北京利民印刷厂 110113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字 数:200千字

开 本:880×1230 1/32 印 张:8

印 数:1500册

版 次:2007年09月北京第1版

印 次:2007年0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20.00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工厂负责退换。

前 言

湖南在辛亥革命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一是涌现了一大批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黄兴戎马一生，与孙中山共创同盟会，以喋血羊城、拜帅武昌而名扬四海；宋教仁为捍卫民主共和以身殉义；陈天华用自己年轻的生命叩响警世长钟，堪称千古绝唱；刘道一萍浏醴发难，捐躯浏阳门外；蒋翊武武昌结社发难，光辉彪炳史册；宁调元以其诗人的歌喉高奏《洞庭波》，令英雄回肠荡气；谭人凤皓首雪髯，奔走革命；焦达峰义旗高擎，血染湘江；蔡松坡云南重九倡义，继之挥师护国，剿讨“洪宪”……二是发生了一系列具有重要影响的事件：自立军起义、华兴会成立及长沙起义、同盟会成立后举行的第一次武装起义——萍浏醴起义、湖南保路运动、湖南谘议局成立、长沙抢米风潮、长沙光复首应武昌、焦陈被害、湘军援鄂以及响应“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等等，都在历史上刻下了深深的印痕。研究辛亥革命时期湖南出现的人物和发生的事件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我与辛亥革命史有缘，我与湖南辛亥革命史有缘。

1978年我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的刘大年先生与我的老家同属湖南华容县三封镇白果村（今改金盆村），是我仰慕已久的乡贤先进。我常去他家拜访，聆听教诲，谈的多为中国近代史尤其是辛亥革命史的话题。时值他在日本讲学的讲稿《赤门谈史录——论辛亥革命的性质》出版，和影响很大的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学术讨论会召开，都激发了我对辛亥革命史的浓厚

兴趣。我在做毕业论文选题时向刘先生征求意见,他说:“湖南在辛亥革命史上有重要地位,有很多题目可作。你是湖南人,何不写写湖南辛亥革命的情况,比如说谭延闿政权的性质。”于是我就决定选择《试析辛亥革命时期的谭延闿政权》作为大学毕业论文。他告知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时黄兴的女婿、美籍华人历史学家薛君度先生赠给近代史所一卷黄兴的电报底稿,让我拿去作为参考资料。但后来发现黄兴的那些电报底稿与我的论文关系不大,在刘先生的建议下,我花了寒假近一个月时间将这124封电报手抄稿整理加注,以《黄兴等电稿》为题发表于《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4期。我花了近一年时间完成毕业论文,每逢周末即早早赶到北京图书馆排队占座。在那座曾经是清朝皇家图书馆的古老建筑里,一盏昏暗的老式台灯,一摞尘封已久发黄变脆的古书,伴随我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我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是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的编者之一陈桂英老师,她对我的论文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近代史教研室主任龚书铎先生和主讲《辛亥革命史》选修课的荣国汉先生也多有指教。龚书铎先生指导我在《文史知识》上发表了近代史研究的处女作《昭信股票》,我的辛亥革命史选修课作业《论输入式革命》荣国汉先生给了100分的奖励。1982年我毕业分配回湖南工作,曾在湖南省图书馆坐了近一年冷板凳,主要搜集关于辛亥革命史的资料,使我的毕业论文不断得到充实。回湖南工作后,有幸得到了与章开沅先生一起主编《辛亥革命史》的林增平先生的指导。我在大学时代就从每月4元的津贴费中省下钱买下了这套《辛亥革命史》、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和林先生的《中国近代史》作为案头必备书。当时章先生、林先生拟主编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续编》,委托我与饶怀民先生外出搜集资料。我们先后到武汉、南京、上海、北京各家图书馆

前 言

搜集资料近 1000 万字,虽然续编未能出版,但我受益匪浅,许多材料至今还在为我所用,主要依靠这次“普查”所获资料我撰写了好几篇有些分量的论文。1984 年秋我的大学毕业论文数易其稿后寄交林增平先生审阅修改,他当即写信推荐到《近代史研究》编辑部,很快就刊登在 1985 年第 2 期上,更增强了我从事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信心。20 多年来我一直以辛亥革命史为主阵地,即使近年我的研究重心转向灾荒史,也没有忘记“回报辛亥革命史”(章开沅先生语),写了几篇和辛亥革命时期灾荒有关的论文。今年是辛亥革命 95 周年,我将历年发表的有关湖南辛亥革命的论文整理归类编成了这册小书,作为一个辛亥革命史研究工作者对“本命年”的纪念,也是对 20 多年来研究工作的一个梳理和小结。多年来我以本书的若干篇章作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史学论文写作”、“中国近代史”、“湖南地方史”以及“辛亥革命史”等课程的教材及参考资料,本书的出版也许更方便他们学习。至于书中的错谬疏漏之处恳请学者与读者不吝指正。

衷心感谢指引我走上辛亥革命史研究道路的刘大年、龚书铎、林增平、章开沅、李文海、荣国汉、陈桂英等诸位导师,感谢给了我太多帮助的同行学友,感谢湖南科技大学对本书出版的资助和支持。我的夫人蔡小云女士为我整理和打印书稿,她对我的工作和对整个家庭的奉献是无法用一个谢字来概括的。

杨鹏程

2006 年 9 月 1 日于湘潭

目 录

前 言	(1)
-----------	-----

· 辛亥前夜篇 ·

一、谭嗣同精神与辛亥革命	(1)
二、长沙抢米风潮中的官、绅、民	(14)
三、湖南谘议局的荒政“谘议”	(33)
四、湖南谘议局与民初省议会之对比研究	(52)

· 辛亥起义篇 ·

一、“输入式革命” ——革命党人武装起义方略一议	(70)
二、辛亥革命军的集兵方式与兵源成份	(82)
三、首义与首应 ——辛亥两湖志士的革命精神与相互支持	(104)

· 辛亥光复篇 ·

一、辛亥革命时期焦达峰、陈作新被戕案新证新说 ——从《平斋五十自述》等史料看焦、陈事变	(124)
二、辛亥革命时期的谭延闿政权	(142)
三、一个个案分析：辛亥革命在华容	(156)

· 辛亥人物篇 ·

- 一、“无公则无民国 有史必有斯人”
——黄兴 (163)
- 二、孙、黄初识 媒介何人 (167)
- 三、志不同 道偶合
——黄兴与谭延闿 (172)
- 四、“西风肯结万山缘 吹破浓云作冷烟”
——黄兴与覃振(附胡瑛) (184)
- 五、眷眷思乡情 拳拳报国心
——宋教仁与湖南 (194)
- 六、“七尺微躯酬故友 一腔热血溅荒邱”
——唐才常 (206)
- 七、会党一健儿 衔恨入空门
——毕永年 (218)
- 八、“愿化身钻穿金石 手创球东大帝民”
——秦力山 (226)
- 九、“灵钟革胎 铁血儿郎”
——潘鼎新 (233)
- 十、“河山寂寂人何在 岁月悠悠恨更长”
——胡瑛 (241)

· 结尾篇 ·

- 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辛亥革命未完成的文化使命 (248)
- 后记:拳拳长者,恂恂学者 (254)

一、谭嗣同精神与辛亥革命

谭嗣同是 19 世纪末中国杰出的思想家和具有献身精神的改革家。他的思想是激进的,甚至是超前的。如果把他论著的许多篇章抽出来隐去作者姓名,某些对历史不是特别熟悉的读者也许不会想到它们出自维新改良派人物之手,而会误以为出自于辛亥革命党人之笔。谭嗣同影响了辛亥革命时期的一代人:他的思想为革命党人提供了丰厚的理论营养,和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一样闪耀着时代的光辉;他的著作成为革命党人的政治教科书;他视死如归、献身真理成为革命党人的楷模。谭嗣同的鲜血,融入了辛亥革命党人的血管,也洒在辛亥革命胜利的旗帜上面。谭嗣同的精神是伟大而不朽的,值得我们永远纪念。

一、革命党人排满反清的启蒙导师

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高擎民族主义大旗,排满反清成为宣传舆论的主旋律和时代最强音。“驱除鞑虏”之类激昂的口号,虽不免染有浓重的大汉族主义色彩与时代的局限性,但它们作为反清统一战线的基调与共识,对于摧毁清王朝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追根溯源,革命党人很多反满言论都来自于谭嗣同的著作,《仁学》是辛亥革命时期反满进行曲的前奏,谭嗣同充当了革命党人反满课程的启蒙导师。

谭嗣同在批判历代君主将天下视为囊橐中之私产时,特别挑出辽、金、元三代少数民族政权的君主痛加指斥,说他们“一旦逞其凶残淫杀之威,以攫取中原之子女玉帛,砺貔豸之巨齿,效盗跖

之奸人，马足蹴中原，中原墟矣，锋刃拟华人，华人靡矣，乃犹以为未饬。峻死灰复燃之防，为盗憎主人之计，锢其耳目，桎其手足，压制其心思，绝其利源，窘其生计，塞蔽其智术；繁跪拜之仪以挫其气节。而士大夫之才窘矣；立著书之禁以缄其口说，而文字之祸烈矣。”又说这些暴君“起于游牧部落，直以中国为其牧场耳。苟见水草肥美，将尽驱其禽兽，横来吞噬。所谓驻防，所谓名粮，所谓厘捐，及一切诛求之无厌，刑狱之酷滥，其明验矣。”^①这些话表面上是抨击“成吉思汗之乱”、“忽必烈之虐”，实则指桑骂槐影射同样起自游牧部落的清朝。其中驻防、名粮、厘捐等都是有清一代的新名词，字字句句都是暗指清王朝的。

如果说以上言论还略加掩饰、曲折地表达作者的思想的话，那么以下这几段话则是明白无误地鞭笞清朝统治者。在斥责君主为窃国大盗时谭嗣同特别指出：“窃之而同为中国之人，同为孔教之人，不可言而犹可言也；奈何使素不知中国、素不识孔教之奇渥温、爱新觉罗诸贱种异类，亦得凭陵乎野蛮凶杀之性气以窃中国。”^②《仁学》在批判忠君死节为“大悖”时强调：“况又有满、汉种类之见，奴役天下者乎？”^③在揭露清政府腐败无能、对外屈膝投降时指出：“无如外患深矣，海军燬矣，分割兆矣，民倒悬矣，国与教与种将偕亡矣。”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宁为怀、愍、徽、钦亡国之君，“决不肯假民以自为战守之权，”“决不令汉人得志，”^④终遭惨败，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无耻地将台湾“举而赠之于人。”^⑤

谭嗣同历数清朝入关时大肆屠杀掳掠的罪行，揭露这些“茹痛数百年不敢言、不敢纪”的血淋淋的历史事实：“《明季稗史》中

① 《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增订本 1981 年版，第 341 页。

② 《谭嗣同全集》，第 337—338 页。

③ 《谭嗣同全集》，第 340 页。

④ 《谭嗣同全集》，第 343 页。

⑤ 《谭嗣同全集》，第 342 页。

之《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不过略举一二事，当时既纵焚掠之军，又严难发之令，所至屠杀掳掠，莫不如是。即彼准部，方数千里，一大种族也，及观《南巡录》所载淫掳无赖，与隋炀、明武不少异，不徒鸟兽行者之显著《大义觉迷录》也。”^①

诸如此类带有强烈民族主义情感甚至不免夹杂着浓厚的狭隘民族偏见的言论，极大地影响了许许多多革命党人，他们从《仁学》中吸收了以下几方面的思想。

其一，仇满反满的民族主义思想。

辛亥革命党人大量借用《仁学》中的反满言论，甚至大段大段地引用《仁学》的语言融入自己的论著。邹容的《革命军》即是其中突出一例。《革命军》在论述中国必须革命的原因时就几乎原原本本地转引了《仁学》这段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话，表示“吾曾读《隋炀艳史》，吾安得其人再著一《康熙乾隆南游史》，揭其禽兽之行，暴著天下。”^②又如《革命军》的“满州人又有言曰：‘二百年食毛践土，深仁厚泽，浹髓沦肌。’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非贼满人所得而固有也。夫谁食谁之毛？谁践谁之土？不待辨别而自知。”^③就是出自《仁学》第33章。类似的情况在《革命军》中不下几十处。

其二，排满反清、推翻清朝的民族革命思想。

孙中山极为欣赏“革命党”一词，引以称呼自己的同志；邹容一篇《革命军》风靡海内外，成为振聋发聩的战斗号角和讨清檄文。而谭嗣同在《仁学》中引《易经》之言：“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倡言“志士仁人求为陈涉、杨玄感，以供圣人之驱除，死无

① 《谭嗣同全集》，第342页。

② 《革命军》，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45页。

③ 《革命军》，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第345页。

憾焉。”^①邹容笔下的“革命”一词，直接来源于《仁学》这段语言。

其三，斥责湘军罪行，同情太平天国起义的正义思想。

镇压太平天国的湘军将领被清朝尊为中兴名臣，太平天国则被贬为长毛匪盗。谭嗣同敢于逆时直论，“洪、杨之徒，见苦于君官，铤而走险，其情良足悯焉。”^②他不仅把民反归咎于官逼，而且矛头直指最高统治者——君。他在南京作过实地调查，“见满地荒寒气象。本地人言：发匪据城时，并未焚杀，百姓安堵如故。终以为彼叛匪也，故日盼官军之至。不料湘军一破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扫数悉入湘军，而金陵遂穷矣。至今父老言之，犹深愤恨。”^③谭嗣同谴责湘军“戮民为义”的强盗行径，认为“中兴诸公，正孟子所谓‘服上刑者’，乃不以为罪，反以为功，”^④他“至耻恶湘军不须臾忘也。”^⑤

正如章士钊所言，谭嗣同“实首发议抉湘人负天下之大罪，”^⑥把这段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辛亥革命党人完全接受了谭嗣同的这一观点。陈天华说：“到后来太平天国有天下三分之二，将要成功，又有湘军三十万人，替满洲死死把太平天国打灭，双手仍把江山送还满洲，真个好蠢的东西呀！”^⑦邹容斥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忍心害理，屠戮同胞，为满洲人忠顺之奴隶。”^⑧孙中山则以“洪秀全第二”自居，称赞太平天国“为吾国民族大革命之辉煌史，”^⑨斥曾、左等人“终不明春秋大义，日陷于以汉攻汉之策”，

① 《谭嗣同全集》，第343—344页。

② 《谭嗣同全集》，第345页。

③ 《谭嗣同全集》，第466页。

④ 《谭嗣同全集》，第345页。

⑤ 《谭嗣同全集》，第346页。

⑥ 《沈荃》，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第307页。

⑦ 《警世钟》，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二），第118页。

⑧ 《革命军》，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第358页。

⑨ 《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17页。

“廉耻道丧。”^①革命党人为太平天国修战史以激励同志，而在宣传漫画中把曾、左、李等人画成人首蛇身、鱼身、犬身的怪物异类。

其四，在继承谭嗣同进步思想的同时，也继承了狭隘民族主义和种族复仇的消极思想。

谭嗣同蔑视游牧民族，谓“其土则秽壤也，其人则羶种也，其心则禽心也，其俗则毳俗也。”^②甚至认为满洲等少数民族不属华夏民族，不是中国人，胥之为“贱种异类”，说“吾愿华人，勿复梦梦引以为同类也。”^③辛亥革命党人吸收了这种消极思想并加以放大。如邹容认为推翻清朝是“皇汉人种革命”，^④号召驱逐“狼子野心游牧贱族满洲人。”^⑤甚至要“诛绝五百万有奇披毛戴角之满洲种。”^⑥革命党人的纲领多以“驱逐鞑虏”为首句，这“鞑虏”二字就包含着对少数民族的蔑视与侮辱。至于被人们视为“一民主主义者”的章太炎等人，这种大汉族主义思想和种族偏见情绪就更加突出，事例不胜枚举。

辛亥革命党人从正反两个方面吸收继承了谭嗣同的民族主义思想，凝结成“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八个大字。

二、为革命党人提供民权主义的理论营养

以民主共和为主要内容的民权主义，是辛亥革命党人高张的第二面旗帜。谭嗣同的著述不仅仅宣传排满反清，而且对整个封建专制主义猛烈开火，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表现了赞赏和向往之情。这使他突破了一般的反满派的窠臼，为革命党人提供了另一份

①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58页。

② 《谭嗣同全集》，第341页。

③ 《谭嗣同全集》，第342页。

④ 《革命军》，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第364页。

⑤ 《革命军》，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第335页。

⑥ 《革命军》，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第333页。

弥足珍贵的理论营养。谭嗣同民权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有：

其一，宣传平等观，抨击封建等级制度。

由于“天与人不平，斯人与人愈不平等。”特别是封建君主宣扬君权神授，以天子自称，“既挟一天以压制天下，天下遂望天子俨然一天，虽胥天下而残贼之，犹以为天之所命，不敢不受。民至此乃愚入膏肓，至不平等矣。”^①但是，既然人人皆为天父之子，人人皆为为天之一小分，人人皆有自主之权，那么人人皆应平等。至于到了“大同之治，不独父其父，不独子其子，父子平等，更何有于君臣？”^②谭嗣同思想的出发点虽然是佛教、基督教的平等观和康有为的“三世说”，但他挥舞平等大旗，为的是向封建君权挑战，向民主共和的方向迈进，因而具有革命民主主义的意义。

其二，宣传民本主义，扯下君主头顶上的神圣光环。

谭嗣同认为，君主同凡人没有什么两样，“犹是耳目手足，非有两头四目，而智力出于人人也。”他之所以能君临天下，“虐四万万之众，”不过是依赖了三纲五伦所创“不平等之法。”君主是怎样产生的呢？“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非君择民，而民择君也。夫曰共举之，则其分际又非甚远于民，而不下倨于民也。夫曰共举之，则因有民而后有君；君末也，民本也。天下无有因末而累及本者，亦岂可因君而累及民哉？”又说：“君也者，为民办事者；臣也者，助办民事者也。”民选择君，有如乡社赛会时择一人主持其事一般。^③

谭嗣同的这种“君主起源论”虽不符合历史事实，但他继承和发挥了孟子的君轻民重、君末民本思想，把笼罩在君主宝座上的神

① 《谭嗣同全集》，第333页。

② 《谭嗣同全集》，第335页。

③ 《谭嗣同全集》，第339页。

秘而神圣的光环撕得一千二净。既然君是民共举之,当然也可共废之,“长不足以长则易之,”怎么能“竭天下之身命膏血,”供独夫民贼“盘乐怠傲,骄奢而淫杀”呢?又怎么能让独夫民贼“传之世世万代子孙”^①呢?

其三,批驳纲常论,痛诋忠君死节为“大悖。”

谭嗣同对三纲五常展开了尖锐的批驳。认为“三纲之慑人,足以破其胆,而杀其灵魂。”^②中国君权太重,父权太重,其中尤以君权为最。“二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沿及今兹,方愈剧矣。”^③五伦中除了朋友之伦有益无弊,体现了平等自由之外,其余都应废止。三纲五常不过是“乡愿”、“荀说”,只有独夫民贼才乐于利用它来巩固自己的统治。朝代更替,一姓兴亡,“渺渺乎小哉,民何与焉?”何况君主都是视天下为其囊中私产、视天下之民为犬马土芥的独夫民贼,那么忠君就是“辅桀”、“助纣”,“君之亡犹欲为之死节”更是“大悖”。如果还以忠义相“夸义”,那就真是不知世间还有羞耻之事了。^④

其四,借颂扬欧美民主共和,批判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

谭嗣同称颂法国人学问冠绝地球,故能提倡民主,“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⑤美国人也不甘落后,有“华盛顿倡民主于前,林肯复释黑奴于后,义闻宣昭,炳耀寰宇。”^⑥这些都是中国人应该效法的楷模。中国“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⑦君主之位人人可以居之,独夫民贼人人得而戮之。所谓叛逆罪名,不过是君主创设用以恫吓天下百姓的,其实自古以来君主没有不

① 《谭嗣同全集》,第339页。

② 《谭嗣同全集》,第348页。

③ 《谭嗣同全集》,第337页。

④ 《谭嗣同全集》,第339-340页。

⑤ 《谭嗣同全集》,第342页。

⑥ 《谭嗣同全集》,第361页。

⑦ 《谭嗣同全集》,第337页。

是从叛逆而来的。那么,“真若明目张胆,代其革政,废其所谓君主,而择其国之贤者,为之民主。”^①

谭嗣同如果仅仅以排满反清为己任,那不过是地主阶级反满派或者反清复明的天地会一流人物、反满联盟的队伍中又添一新兵罢了。但他不仅要求推翻满洲贵族把持的清王朝,而且把清王朝当成整个封建专制枷锁中的一环加以抨击,号召人们砸碎整个封建锁链。更有甚者,他能从理论的高度、文化意义的深度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法理依据——儒家经典三纲五常——加以清算。从这个意义上讲,谭嗣同不仅达到了康梁改良派未能达到的高度,甚至超越了某些辛亥革命党人。尽管谭嗣同思想中带有那个时代和阶级的褐斑暗痕,但说它处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思想界的领先地位,大概并不为过。

三、为革命党人提供可资借鉴的实践经验

除了理论上对革命党人的影响之外,谭嗣同的某些实践主张也成为他们可资借鉴的经验。

辛亥时期的许多革命团体和政党,从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到同盟会、共进会等,都很重视“盘踞于通邑大都、出没于山泽江湖”的秘密会社的作用,多次武装起义都是依靠会党作为主力发难打先锋,有的人甚至号召“去矣,与会党为伍!”^②谭嗣同很早就注意到了会党的作用,他认为所谓会匪,不过是被官府裁汰失去谋生手段的兵勇“互相联结,互相扶助,以同患难”的团体,本应“嘉予赞叹”。但官府横加罪名,“株连搜杀,死者岁辄以万计。”加之“官吏贪于高擢,贱勇诞于厚赏,于是诬陷良民,枉杀不辜,蔑所不

① 《谭嗣同全集》,第359页。

②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191页。

有矣。”^①对会党分子的处境遭遇深表同情。事实上，他早同会党人士就有交往，大刀王五和唐才常、毕永年就是他同会党之间的联系人。谭与唐、毕三人曾在一起商议救国大计，“更从事联络会党之运动。”^②应诏赴京前他忙于与哥老会联络，“其酋允择其中年壮勇悍者数十名，听复生任使。复生劝其姑精习刀棒，乃出资助之。”^③政变发生时，他曾策划由唐才常率两湖哥老会骨干来京，配合王五联络的“京津健儿”解救光绪帝于瀛台。事虽未成，但唐才常领导的自立会起义正是实施了谭嗣同的遗愿，以会党为主力发动武装起义。谭嗣同的行动表明他多少突破了康、梁维新派改良主张的藩篱开始步入革命派的行列。

辛亥革命党人除了利用会党集成军队外，另一方式就是策反清军（特别是新军）。谭嗣同对此也有一定认识，他指出清军士兵来源于被夺去农具的农民，待遇低下，“月得饷钱三两余，营官又从而灭蚀之，所余无几，内不足以赡其家室，外仅足以殖其生命，而且饥疲劳辱，无所不至，寒凝北征，往往冻毙于道，莫或收恤。”一旦“遽遣归农，失伤裹创，生计乏绝，或散于数千里外，欲归不得，沦为乞丐，而杀游勇之令，又特严酷。”^④辛亥革命党人正是基于这种对清军士兵的认识，利用其对清政府统治的不满情绪和对革命的认同，发动和组织他们参加革命。

谭嗣同法华寺夜说袁世凯拥戴光绪囚禁慈禧一节往往为论者诟病，讥为轻率、莽撞、书呆子气。需要说明的是，说袁并非谭的主张而是康、梁的如意算盘。为此事谭与康几次争执，“而康必欲用此人，真无可奈何。”^⑤谭说袁是奉命行事，勉为其难，知其不可为

① 《谭嗣同全集》，第364页。

②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4页。

③ 唐才质：《戊戌闻见录》。

④ 《谭嗣同全集》，第347页。

⑤ 毕永年：《谗谋直记》，《近代史资料》第63号第4页。